

目 录

难忘的知遇 ——悼念叶剑英元帅逝世一周年.....	彭秋萍 (1)
粤北抗日两次战役的回忆.....	聂匡民 (7)
江会抗日献金热潮.....	伦海滨 (10)
潮连岳伯大宗祠曾是革命根据地.....	区文凤 (13)
✓ 江门沦陷前后见闻.....	<u>林孝则</u> (16)
记巴金为“小鸟天堂”题字.....	陈奇思 (20)
巴金与“小鸟天堂”.....	陈奇思 (23)
我国杰出植物学家陈焕镛.....	纵 横 (26)
水南张其光将军小传.....	陈沧海 (31)
江门诗人朱沧浪事略.....	潘栢龄 黄朝栋 龙半士 (42)
誉满省港的乡土画家李魁.....	伦海滨 (49)
剧盗张保仔事略.....	陈一峰 (51)
文植虞同志事迹片断.....	纵横辑 (55)
解放前北街仁济医院.....	潘赞英 (58)
江门六庙话当年.....	吴 添 (66)
白水带风景区沿革初探.....	梁晓鸣 李向荣 (69)
外海文物遗迹“奎阁”.....	陈元炽 (74)
我在广东精武体育会的回忆.....	陈仲明 (75)
江门文艺盛事儿则回顾.....	黄钟鸣 (80)
中国民主同盟江门市委员会简史.....	市民盟 (84)

难忘的知遇

——悼念叶剑英元帅逝世一周年

彭秋萍

去年今日，叶剑英元帅以九十高龄千古，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，缅怀先哲，萦绕胸臆！爰赋诗哭之曰：

北国霜飞十月寒，乍闻噩耗剧悲酸！

当年范式登堂处，此日铭旌拭泪看。

五岭揭竿曾共患，南湖风雨得趋班。

回头六十年中事，梦绕军门再遇难。

叶帅为祖国，为人民，为共产主义事业，数十年戎马倥偬，历尽艰苦；而他的晚年，更是波澜壮阔，瑰丽辉煌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对叶帅晚年的业绩，如同他毕生的贡献一样，将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，永垂青史。

叶帅出身于武校，他的一生，不仅是个将才，更是个坚定的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，具有机智、忠诚、胆识俱备的特点。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，他不断把革命洪流，后浪推前浪地向前进，在每个历史关键的时刻，显示他的关键作用。我们试看叶帅毕生对大局形势所作出的非常贡献：

当国内第一次革命失败后，在腥风血雨中，他在此时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继“八·一南昌起义”之后，策划并

领导“广州起义”；当二万五千里长征中，遵义会议时，作出分两路北上抗日的决定。张国焘叛变，叶帅知情即策马急奔班佑草原报警，从而避免了长征的损失，保证了北上抗日策略的实施，对局势的变化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当“西安事变”发生之后，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，协助周恩来同志冒险犯难，奔赴西安，展开了艰苦的和平谈判，扭转当时内战有扩大危险的形势，达成国共一致联合抗日主张。也以他的机警，沉着而有出色的表现的：

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，国共民族统一战线破裂，叶帅为争取有利于民主进步及革命事业方面，仆仆于重庆、延安之间，也尽了“国共谈判”襄助之力；

当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“四人帮”横行篡党夺权，阴谋日显之时，叶帅又以大无畏精神，参与及领导反对“四人帮”斗争，在历史关键时刻，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，从而结束了十年浩劫的历史，开拓了国家中兴局面；

晚年，仍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发表了对台以和平谈判，共谋统一的九点主张。他这个号召，将会通过时间的考验及实践，证明具有着深远影响和回应的主张。三中全会后所制定的改革、开放新路线，新政策及“一国两制”适用于香港与台湾，他衷心赞同力行，因而出现近数年来中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。

综上所述，可见叶帅在各个历史关键时刻，谋国之忠贞，力挽狂澜的献身精神，凌烟阁上，永纪功勋！

同样，在以上各个历史转折点，最严峻时刻，叶帅对我招手，作出无私援助与有力的匡扶。我第一次与叶帅接触的日子，是1924年春夏间，在广州西关陈家祠故居，那时陈、

黄二祠经常驻兵（陈家祠在我屋后，黄家祠在我屋左侧，是南中国最宏大的两座氏族宗祠），叶帅随同孙中山大总统到陈、黄二祠检阅黄埔军校入伍生后，在我家门前休息的时候，叶帅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教授部主任，是最有威望教官之一。

我第二次与叶帅接触是1927年在武汉，我原是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。“四·一二”清党，蒋介石校长背叛革命，在校逮捕四百名学生，我那时是教官肖楚女介绍我参加共青团的，肖被杀，我被迫离校才免于难。后响应孙夫人宋庆龄和邓演达老师的电召，投奔武汉革命政府（邓演达当时是武昌黄埔军分校的代校长），时叶帅率领北伐军在南昌揭竿“反蒋”后也到达武汉，任职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（军长张发奎）。“七·一五事变”，自称国民党左派旗帜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，继蒋之后背叛革命，励行清党运动，人目之为“赤子赤孙”的武汉黄埔军分校六期男女学生一千三百多人，在叶帅巧妙地利用张发奎扩充实力的野心，建议将武汉军分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，由叶帅兼任团长，率部挥戈南下，中途曾参与“八·一南昌起义”之役，返抵广州后，张发奎为了与桂系争夺广州地盘，叶帅乘机扩编第四军一个警卫团，先后调共产党员蔡申熙、梁秉枢任团长。警卫团的官兵一部份是从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中的革命青年调充，我与方奋德（广东惠阳人）二人由教导团调充警卫团部助理，陶剑寒（即陶铸）一度任团部参谋，但多在外做策反活动。同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叶帅率领教导团和警卫团两个团为主力，继“八·一南昌起义”之后，发动“广州公社起义”，建立第一个广州苏维埃政府。三天后敌人反

攻，在白鵝潭停泊的英、法国军舰的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，舰上也配合发炮轰击，帝国的武力与敌军协同，巷战激烈，因敌强我弱，寡不敌众，警卫团转移越秀山阵地防守，经过昼夜的英勇战斗，我方伤亡过半，剩下的实际不到一百人。在此次战役中，我最难忘的一件事，当我负伤后，叶帅用他的座驾车送我回广州西关陈家祠故居家中休养。十年前当我读到叶帅八十寿辰的述怀诗后，我情不自禁曾依原韵奉和一律，中有：

记得粤江投义日，至今桃水忆汪沦。

低徊五十年前事，再诵新诗眼更明。

至今思之犹耿耿于怀！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叶帅曾赴苏联、欧洲学习，我则一度逃亡北海市，后潜返广州故居。在白色恐怖下，不得不又避居南海县九江，在国际济难会的支持下，我在九江东方，曾利用黄埔同学姓曾的父亲在地方有较大势力的关系，创办一间秋萍学校（秋萍是广州起义后新改的名字，前曾用荣曦、彭铎名），收容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的革命同志（包括国际友人），由谭剑卿主其事（谭现侨居美国）。通过种菜，养鱼，养猪，养三鸟，为开辟给养地致力。工作和任务坚持到一九二八年。秋萍学校最近由南海县党史办，列为“革命史迹”，供后人瞻仰。

一九二八年后，我赴日本留学，一日，在东京青年会，偶然又得见叶帅，在东京盘桓二日，叶帅告知我孙夫人宋庆龄住在神户，并告知孙夫人我在东京。后来，孙夫人果然来东京我住居“丸山方”探望我，并带我引见孙中山先生的日本老友头山渊，保荐我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。

自东京与叶帅别后，睽隔二十年，直到解放后，叶帅出任广东军区司令员、兼中南局书记、广东省政府省长时，才得又一次团聚。广州起义五十周年大会时，同人等宴叙陵园，我曾即席奉呈叶帅律诗一首曰：

记曾风雨听鸡眠，举义枪声鼓角连。

白首遽难忘共患；黄金岂得买华年。

壮怀肯任随人老，晚景翻骄夕照妍（注）。

难得重逢同健在，九秋犹是艳阳天！

（注：叶帅诗有：“老夫喜作黄昏颂，满目青山夕照明”句）

自此一别，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，我几次坐牢，冤、假、错案重重，至一九七八年叶帅掌政中央时，才得他给予全部平反，复我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。而今我晚景怡怡，此皆叶帅鸿福之赐，合家永矢难忘！

叶帅的博大胸怀，高尚情操，不仅如上所举的莘莘大者，至于对我的也表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“养生之道”上，至今我仍拳拳服膺之一虽是喝酸奶一小事，也得到叶帅的关心和重视。记得在东京时，叶帅曾向我介绍过酸奶的好处，既可养颜，多饮延年益寿，这是他从孙中山先生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饮料启发出来的。过去中国未有酸奶出品，都由帝王的御厨特制供应，并解释说：酸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，鲜为世人所知，乳酸具有延缓人体衰老的特殊意义。现广州出品的“喜乐”、“益力佳”酸乳，我每日一瓶，今虽年已八十，红颜白发尤见精神，可见其效用之大。

君子爱人以德，叶帅于一九七三年就曾昭示各有关部门：“不能忘记在历史上跟我们合作过的人……”迨后的年月，他虽年事已高，仍不辞劳苦，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

等地经常接见海外的故旧，袍泽，和这些老朋友叙旧情，拉家常，娓娓言谈，就像细细的春雨，洒在对方的心田。

叶帅和我们永别快一周年了，但他的英名，将永远活在全国亿万人的心中，他胸怀宽广，和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，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古人云：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可三不朽”。叶帅为祖国独立，民族的解放，人民的正义事业，立下的功勋，将永远不朽，万代流芳。

粤北抗日两次战役的回忆

聂 匡 民

今年七月七日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纪念日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当年我也在抗日的战场上参加战斗，现将回忆所及，录之以资纪念。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，盘踞广州和市郊的日本侵略军共七万多人向粤北大规模进犯，妄图以中央突破，席卷两翼战术，击破国民党广东部队的粤北防线，消灭广东军主力，进而侵占曲江。

当时驻守粤北的十二集团军兵力部署中，以张瑞贵为军长的六十三军（下辖一五三师、一八六师、一五一师）守备从化、良口、牛背脊、增城派潭、东洞、龙门地派、新丰梅坑之线。

我当时是在一八六师一〇九三团二营五连当排长。我师驻防从化，记忆是我所属的团在一九四〇年冬，与日敌于从化鸡笼冈一带山区展开战斗。我奉连长命令率领排的一个班，担任连的前哨阵地警戒任务，将黄昏时刻，约有一个连队的日敌，在距我阵地约一千公尺，以一路行军纵队向我阵地前进，在敌人没有到达我轻机枪有效射程内，我还未下令射击。但敌人到达山麓后，天色已晚，却停止前进。我下令全班士兵提高警惕，防敌夜袭。谁料敌人也按兵不动，算

是过了一个沉寂的夜。

翌晨，日敌却来个拂晓攻击，先用一架飞机在低空投放密集的杀伤弹，炸得硝烟弥漫，破片横飞，我当时仅剩下一件内衣没有破碎片穿破。敌机投弹后，继续使用机枪低飞扫射十多分钟，当敌机飞去后，敌人又用小钢炮向我班哨阵地猛轰。阵地是个横长山脊，敌人发射的炮弹大部份超越了阵地。正当小钢炮停止发射后，敌步兵也冲上来了。我即下令轻机枪射手开始向冲上的敌人猛烈扫射，击毙日寇数人，我班亦阵亡上等兵一人。这时我第五连已进入了主阵地，班的警戒任务完成了。我即下令向主阵地右侧方向转移，归还建制，加入战斗。日寇虽然猛攻，但受山地战的限制，不敢再作深入，这一次战役，我部队全面阻击来犯之敌，宣告胜利了。

侵略军这次对粤北进犯的失败，退守广州，但仍不死心。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妄图作第二次进犯。我部队这次在战略上避开正面，让敌深入，然后从正面以强大兵力反攻，卸开两翼的部队，则来个两翼包抄，使敌首尾捱打。因此，日敌不得不全面溃退。这时，我一八六师在新丰、翁源一带截击敌人，团则在青塘一带山区包围截击，连派我担任连的右侧截击任务。

约在上午九时左右，我排已占领阵地，面对相距约二千公尺之敌正在山脊集中，准备突围，同样先以飞机两架低空向我阵地投下密集的杀伤弹，以掩护其步兵突围，敌兵到达我阵地前山麓，先用火攻，顿时山火四起，硝烟混滚，炸弹的破片与血肉横飞，我排已被炸得七零八落，敌人象困兽的凭着大炮优势，结果截不住日敌拼命突围，我排亦在这次战

斗阵亡士兵两名。

从日敌这两次向我粤北进犯，配备有飞机和小钢炮的优势，还有发射准确的狙击手，然而劣势方面是敌人不适应山地作战，虽有机械化部队亦难发挥。我军武器较差，但善于山地作战，士兵斗志昂扬，主要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救国而战，给予侵略军沉重的打击，保卫了粤北。就如我这区区一排兵力，在上述两次战役中，当时确也士气高涨。

战后，在敌败退后的战场上，沿途的一些房屋化为灰烬，一具具的断肢残骸，真是触目惊心，惨不忍睹，人民同样遭受战火的推残，这更使我们为救国救民而战，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，也是法西斯好战分子应有的下场。

注：本文作者是黄埔军校（四分校）第十三期毕业生。

江会抗日献金热潮

伦 海 滨

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宣布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。同年八月十三日，日军又出兵侵略上海，爆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。当这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时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。这一运动，随着日寇的南侵而日益发展和深入。

一九三八年秋，新会人民在纪念上海“八·一三”抗战一周年时，掀起了一次抗日救国献金运动。在新会城镇和各乡镇都设有献金台，江门市（当时是新会县的江门镇）的献金台设在紫茶路八景酒家（即现在的紫茶小学）左边空地上（即现紫茶小学左边与华都酒家之间），会城的献金台设在宜民桥（现大新路、仁寿路的十字路口处，桥为东西向来连接这两条路）。江门、会城这两地的献金运动持续了五天，广大人民，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群众踊跃献金。这时，我是江门《民权日报》的外勤记者，并兼任广州某报驻新会的特约通讯员。亲自采访了这次献金运动，目睹他（她）们同仇敌慨，热爱祖国，积极献金的行动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此事虽时隔四十年，还历历在目。

一九三八年纪念上海“八·一三”抗日战争一周年这天

早上，警报刚解除，大雨刚停止，地上满是泥泞，群众已从四面八方走到献金台来。献金台前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，从早到晚，川流不息。台上有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在宣传鼓动，还有各学校的宣传队和各剧团轮流演唱宣传，江门甚至连花界妓女、水上珠娘（艇妹）也上台演唱宣传。这几天虽然天气炎热，台下观众汗流夹背还是舍不得走。在宣传队的宣传鼓动下，大家深感亡国的痛苦，祖国的可爱，纷纷解囊献金。有的上台献金后便在台上宣传。如江门搬运工人邓扬，在台下观看多时后，回家把历年积存的铜元（比铜仙略大，一个铜元可换若干个铜仙，有的可换高达二十个）八百枚献出。还在台上唱了一首顺口溜：“……救国要努力，国家兴与亡，人人都有责。快来献金台，献财献金饰。不论贫与富，人人要出力。……最后胜利时，大家都幸福……。”他的行动搏得了台下的热烈掌声。有的上台献金后回到台下、回到街道又向别人宣传。这样在群众的自我教育，自我鼓动下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献金热潮。他们的行动是感人的，是使人难以忘怀的。如：

江门明文里七十多岁老翁陈乾，穿着旧竹布衫、牛鼻裤在台下观看多时离去，回来后上台献出毫券十元，手里则拿着当票一张。经登记的工作人员询问了解，他是回家拿了衣服去当铺抵押十元拿来献金的。

江门老女佣陈大姑，预支两月工资的毫券五元献出。

外海五十岁妇女陈杨氏，原在台下看热闹，听了宣传后激起爱国心，把戴在耳上的金耳环一对（重一钱四分）除下作献金。

我们的献金热潮，感染了外国朋友，得到他们积极的支

持。新会天主教堂的美国传教师卜有神甫，献捐美金一百五十元，德国人储美达也有捐助。

献金运动的另一个高潮是从上台献金发展到下台献金。花界妓女和珠娘认为等人上台献金发动面不够，应主动劝人献金。她们在献金台报效（义务）演唱后又领了献金部去各茶楼酒馆劝人解囊献金救祖国。新二间雪姬领了献金部去开平长沙和台山公益等地劝捐。全市妓女自献和劝捐共四千多元，为全市各行业之冠。其中笑梅一人劝捐共五百元零六角，创个人最高纪录。

献金运动原定五天，江门根据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延长一天。这一天全体妓女出动度曲（女伶为客人演唱叫度曲），唱者悲愤，听者激昂，纷纷解囊献捐。这种场面真是笔墨也难以形容。

这样，几天之内来献金的达三千多人，这些人大多是劳动人民，他们有工人、店员、船员、农民、小贩、女佣人、手工业者、妓女和艇妹等。从年龄上来说，有四岁的小娃娃，也有老态聱钟的老妇。他们捐献出来的有金银首饰、大洋券、银毫券、银券、铜仙、铜钱、铜元、美元，各式各样的物品和枪枝。结束后还收到各乡交来一千多元。计算全县共献七万多元，是全省各县献款最多的一个县。从这一方面也体现我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和力量，给人们以日本侵略者必然被打败的信心。

潮连岳伯大宗祠曾是革命根据地

区文凤

今天喜人的流光溢彩，使我回忆起六十五年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。我当时是在后方联络留守处工作。我首先对其某些人介绍清楚些，对下文提出的人才明确其关系，这中山舰后方总联络站的主持人是朱慕妃，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女秘书，又是义女，父亲朱卓文，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兼广东航空局长。站设在广州沙面牛奶公司楼上的南展洋行（总行在香港），在港买办郭介卿是郭敏卿的兄长，借给用的。我们借洋行掩护工作，送收信件，接引探问，一切由我站用电船才可前往引见，除此不能接近，因其时还是陈炯明的部队控制广州的时候。我当时年只十九岁，故作留守，不上前方。现仅以我个人所见所闻的记忆所及，或可作某些补遗。

一九二二年（民国十一年），早已心萌异志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，其中反对联俄也是他叛变革命的因素之一，主要是割据称雄的野心。他乘着粤军许崇智、李福林等提师北伐刚到韶关，而孙中山在广州没有一定数量的亲信部队。就在六月十六日凌晨三时左右，陈炯明指使在白云山叶举的驻兵杨坤如等下山围困总统府，炮轰观音山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，孙中山得密报夜半下山，走至天字码头由海军派楚豫舰载至黄埔，翌日，就以永丰舰为座驾舰驶到白鹅潭近沙面

的一边湾泊，联络站就是作为间接的服务处。后以叛军紧守乌石以上的地方，由于北伐军梁鸿楷按兵不动、该师第三团又投敌，许、李的部队不能迅速回师靖乱。

徐树荣是有一支义军队伍，番禺县三山石壁是他的原驻地，通过朱卓文、郭敏卿（在美国与孙中山相识的一个老革命）的联络，介绍他到中山舰见孙中山，中山对他鼓励、亲手写了一个“剿匪司令”的衔头给他，共同剿灭陈炯明。为了要攻打江门牵动广州，协同“宝璧”炮舰配合进攻。海军陆战队是由欧阳林指挥、他是陈策的部属。他们得到了宗亲们潮连乡巷头陈宽吾，芝山陈某等协助支持，在潮连岳伯大宗祠驻兵（今大王庙右方、现为农副厂），当时朱卓文、梅光培（朱的岳父）、郭敏卿等也同在队伍中。随着组织下令攻打江门，先攻北街，由“宝舰”协同在海面配合攻击。徐树荣等率队伍冲锋，到了白石乡过一些的地方。陈德春是陈炯明叛军驻防江门的军司令，在狗山炮台驻有炮兵队，突然一口实弹四生半，击中宝璧战舰的后方，车页损坏了，战舰再难前进冲击，只有退到草鞋洲登陆，攻入中山县，夺取为根据地。朱卓文就当了香山县县长，得以维持这班同志和义军。这次夺取江门也就不成了。

一九二三年，在北伐军联军回师攻广州时，在年晚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徐树荣部队配合登陆，在琶洲尾督领士兵打瘦狗岭时，被叶举部驻岭的叛军，一口四生半打断大牌，徐树荣却壮烈为革命而牺牲了。这潮连岳伯大宗祠曾是一时的革命根据地，也沾上了史迹的光荣。

（编者按：攻江门陈德春一役在一九二三年三月，陈策所属炮舰及海军陆战队亦有参加，陈败逃走，这是肯定的。是在陈炯明失败退出广州之后，这次攻江门是一九二二年。请区老再忆核实：这次攻江门是一九二二年，当时孙中山还未离去广州。而徐树荣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牺牲的。区老再后说，攻陈德春可能有两次。只实录以待再证。）

江 门 沦 陷 前 后 见 闻

林 孝 则

彼苍无耳不须呼，数有荣时亦有枯。
烽火几年儿女大，路尘千里弟兄孤。
评茶未许为诗客，食肉何由作鄙夫。
遭难既多心转怯，此生豪气付江湖。

这首《劫后遣怀》是日寇投降时所作，当年沦陷，有不堪回首之感！兹仅及我个人遭遇忆述的点滴见闻而已。

一、江门沦陷前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我在江门濠头林村教书，有亲友自广州来访，叙述广州居民听到日寇逼近广州时，因搭花尾渡回乡拥挤不堪，只得扶老携幼，步行至佛山，再由佛山沿公路回乡的，沿途所见丢弃衣物，甚至忍心将婴儿弃置路旁。当时江门尚未沦陷，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警盘查，稍有怀疑则扣留在山顶古庙，真的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。

二、江门沦陷情况

一九三八年底，有敌机来江门侦察，未有投弹扫枪。至翌年农历正月间，我执教于濠头乡仁亲家学，闻得炮声，据说敌军已在北街登陆，江门秩序零乱，歹徒趁火打劫，肆行